

我所欣賞的生命中的偶然

關品方

2015年8月14日（農曆7月1日）

去年農曆8月18日，我到海寧觀潮。一線潮如期在午前11時45分左右從遠方湧來。先是構成弧綫形，緩緩馳近，潮水逐漸轟鳴，到這個特定的地點，如常拉成一條直綫，然後徐徐向天邊推進。

我想起蘇東坡一首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本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那是多麼的飄逸，充滿了哲理。潮未到來之前，群衆翹首盼望，人聲鼎沸，爭先恐後。及至潮已遠去之後，黑壓壓的人群，突然惆悵若失，高潮過後，鴉雀無聲。那鮮明的對比，於今回想起來，還歷歷如在目前。人生散聚起跌，正是如此。由於時空的交錯，當日我和他們偶然偶遇，素未謀面卻摩肩接踵，但前後不足一小時即各散東西，今後海角天涯，會否重遇，有誰能知？

當天下午我到徐志摩的故居。二樓大廳佈置整然，中間兩旁懸挂一幅對聯：

康橋舊夢，巴黎麟爪，哈河夕照，翡翠游蹤，邁越環球，瀛海歸去，才思潮湧，高崗振衣瀟灑；
愛將妙筆，揮開陳霧，巨擘主盟，遺韻千秋，留得珠璣彌永；

歇浦芳塵，玄蒼蘭舟，燕嶺曉風，錢塘新月，往還南北，杏壇邀來，令譽雷隆，云天展翅翱翔；詎料詩魂，驀上靈霄，彗星掠瞬，曳光萬丈，豈言生命短長。

志摩之逝，出人意表，國人同感錯愕。他的出現在中國民間，短短三十四載，或純屬偶然，卻永留史冊。對聯上下的末數句真是神來之筆，勾畫出他璀璨的一生。巨擘主盟，遺韻千秋，留得珠璣彌永；彗星掠瞬，曳光萬丈，豈言生命短長。

他的詩，最膾炙人口的，當然是《偶然》。全詩只兩段，共十行，僅七十七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志摩能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时间副词，使之形象化，置入象征性的结构，充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余味无穷，意境溢于言外。筆者對这首《偶然》小诗，只能說是古往今來，情有独钟。诗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千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而埋没于

无情的历史沉积中，而某些玲珑之短诗，却能够经得起历史年代的考验，而历久常新，独放异彩。这首小诗，在现代诗歌长廊中，堪称别备一格之作。

卞之琳说：“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

陈梦家认为：“《偶然》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

此诗在格律上，看得出徐志摩的功力与匠意。全诗两节，上下节格律对称。每一节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都是用三个音步组成。“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每节的第三、第四句，都是两音步构成。“你不必讶异，”“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音步的安排处理上，严谨中不乏洒脱；较长的音步与较短的音步相间，读起来纾徐从容，委婉顿挫而朗朗上口。

这首诗歌，充满着使人不易察觉的各种“张力”结构，在“肌质”与“构架”之间，“意象”与“意向”之间，都存在着独特的“张力”结构，是这首诗富于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所谓“张力”，是在整体诗歌的有机体中，包含着共存的互相矛盾和背向而驰的辩证关系。一首诗歌，总体上必须是有机的，具整体性的，但内部却允许并且应该充满

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张力。充满“张力”的诗歌，才能蕴含深刻、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只有这样的诗歌，才不是静止的，平板的，而是立體的，“寓动于静”的。

满张的弓虽静止不动，但却蕴满饱含着随时可以爆发的能量和力度。首先，《偶然》這诗题与文本之间就蕴蓄着一定的张力。“偶然”是一个完全抽象化的时间副词，在这个标题下写什么内容，应当说是自由随意的，而作者在这抽象的标题下，写的是两件比较实在的东西，一是天空里的云偶尔投影在水里的波心，二是“你”、“我”（都是象征性的意象）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如果我们用“我和你”，“相遇”，甚或“偶遇”之类的文字作标题，虽然未尝不可，但诗味就会相去甚远。若用“我和你”，“相遇”，“偶遇”之类谁都能够从诗歌中概括出来的相当实际的词汇作标题，这抽象和具象之间的张力就荡然无存了。

诗歌文本内部的张力结构多不胜数。“你/我”就是一对“二项对立”，或是“投影在波心，”或是“相遇在海上，”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都以“二元对立”式的情感态度，及运用语义上的“矛盾修辞法”，呈现出充足的“张力”。尤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诗，最适合于“张力”分析，是曠世的经典诗句。“你”、“我”因各有自己的方向，在茫茫人海中偶然相遇，交会着放出光芒，但却擦肩而过，各奔自己的方向。两个完全相异、背道而驰的意向，“你有你的”和“我有我的”恰恰统一、包孕在同一句子里，归结在同样的字眼上。那就是，方向。

这首诗的象征性，既有总体性意象象征，又有局部性意象象征。总体象征，与“诗题”和“文本”之间的张力结构，互相一致。在“偶然”这样一个可以化生众多具象的标题下，“云/水”、“你/我”、“黑夜的海上”、“互放的光亮”等意象，在意象与意象之间，连环紧扣的关系互相构成张力，可以因著读者个人情感阅历的差异及体验强度的深浅，而进行不同的理解或组构。这正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系辞》）的“象征”运用，是以少喻多、以小喻大、以个别喻一般的运用，而且妙到毫颠。读者或人世遭际遇到挫折，或情感竟尔阴差阳错，情感上或追悔莫及、或痛苦有加、或无奈苦笑，或怅然若失。茫茫人海，浩瀚人生，凡人必然会有这样一些“偶然”的“相逢”和“交会”。而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必将成为永难忘怀的记忆而长伴我们的人生。

陆放翁有诗：“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浪漫诗人徐志摩，你这首小诗，将会不断牵动人间多少柔情？你可曾知道，你的康桥旧梦编织出的这首小诗，尔後有多少中外读者引你为隔世知音？遗韵千秋，留得珠璣彌永。你雲端有知，當會心微笑。

志摩，還有你的《再別康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冰心說：“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到，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她這樣說，是不是出於對林徽因的妒忌，筆者將來另文有述。《再別康橋》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宛如一曲優雅動聽的輕音樂。我想，志摩的靈感泉源，既來自康橋，也來自徽因；許是《雲影偶然投海心，半緣康橋半緣君》。1928年秋，志摩再到康橋，舊地重游，勃發了詩興，將自己的生活體驗化作縷縷情思，融匯在所抒寫的康橋美麗的景色里，也馳騁在詩人的想象之中。

全詩以“輕輕的”，“走”，“來”，“招手”和“作別雲彩”起筆，接着用虛實相間的手法，描繪出一幅流動的畫面，構成了一隅美妙的意境，細緻入微地將他對康橋的愛戀，對往昔生活的追思，對日後生活的憧憬，對眼前無可奈何的離愁，表現得真摯、濃郁而雋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他将具体景物与空灵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境界。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诗人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让它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描写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流泻而出，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小提琴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闻一多 20 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与《偶然》并驾齐驱。

从 1920 年 10 月到 1922 年 8 月，诗人游学康桥。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他在《猛虎集·序文》中自道：“在 24 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我的性灵，唤醒了久蛰在我心中的诗人的天命。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1925 年 4 月，他再到康桥。1928 年，志摩第三次到访，故地重游。同年 11 月 6 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再别康桥》这首传世之作。

一开始，他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

彩”。然後，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夕照的金柳，软泥的青荇，树荫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色，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观和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灵性的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力。然後，诗人翻出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柔波荡漾，千迴百轉。

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想象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疏狂，终未實現。此时的沉默无言，胜过多少情语？最后，他以三个“悄悄的”与開首迴环对应。他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一身累赘。他何必带走什麼東西，那怕是一片云彩？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這首詩，是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注脚。

胡适这样评价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

《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康河上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足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愉快感觉。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那是“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诗人三次离别康桥时的感情，迥然不同。第一次依恋，第二次惜别，第三次再别时心情大不相同，更多流露出自己孤独寂寞的情绪。诗人以缠绵凄婉的笔调，微妙展露哀伤的情怀，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再别康桥》写的是离别愁绪，突出的感情是“道别”两字。他或许估计这将会是永别。不期然果然如此。诗歌重点写的“境”，是康桥的康河。他敏锐地抓住“金柳”，“青荇”，“波光”，“清泉”，“彩虹”和“星辉”的具体形象，由近及远、由上而下地勾勒出康河的景观。对“撑篙”的追忆，更是诗人伤感无奈的“寻梦”联想。诗作巧妙地把气氛、感情和景象三者融为一体，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委婉含蓄地表露了离别愁绪，使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他在语言上运用迭字以强化感情，营造了一个宁静、沉郁的别离气氛，定下了全

篇感情的基调,产生出一种轻灵柔和,迴环雜踏的音乐美感,朗诵时富有一种音节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把诗裏面的失望和无奈的伤痛、孤寂和落寞的感情,表现得真切、深刻和动人。

這天傍晚,我在回杭州的路上,腦海裏還滿滿的是徐志摩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故居,他的博物館,珍藏無數,勾起我太多的情思。這次暫且告別,他日我必重來。就以他《康桥再会吧》的幾句詩,輕說再會。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劳苦,
多少牺牲,都只是枉费无补。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我心灵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音节,歌吟声息。纓烂的云纹
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
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
富丽的温柔。

听！那和缓的钟声，
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
我精魂腾跃，满想化为音波，
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
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左右，我必纤道西回，瞻望颜色；
我必在温清冬夜蜡梅前，
再细辨此日相与况味；
他日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
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足迹，
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康桥！山中有黄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即使
山中金尽，天上星散；
赖你和悦宁静的环境，
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
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
的文艺精英；
康桥！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数不胜数；最难忘

水草间鱼跃虫嗤，轻挑静寞；
难忘春阳晚照，泼翻一海纯金，
淹没了寺塔钟楼，长垣短堞，
千百家屋顶烟突，白水青田，
难忘茂林中老树纵横；巨干上
黛薄茶青，却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象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螟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桔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难忘榆荫中深宵清啭的诗禽，
一腔情热，教玫瑰噙泪点首，
满天星环舞幽吟，款住远近
浪漫的梦魂，深深迷恋香境；
难忘村里姑娘的腮红颈白；
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
但我如何能尽数，此地人天妙合，
虽微如寸芥残垣，
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
“通我血液，泱我心脏”，
有“镇驯矫饬之功”；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
杨梅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